



中国古典

文庫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一百一十九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一百一十九辑目录

荡寇志·上

楔子	(3)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4)
第二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	(20)
第三回 北固桥郭英卖马 避邪巷希真论剑	(30)
第四回 希真智斗孙推官 丽卿痛打高衙内	(42)
第五回 东京城英雄脱难 飞龙岭强盗除踪	(55)
第六回 九松浦父女扬威 风云庄祖孙纳客	(70)
第七回 皂荚林双英战飞卫 梁山泊群盗拒蔡京	(88)
第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106)
第九回 蔡太师班师媚贼 杨义士旅店除奸	(117)
第十回 高平山腾蛟避仇 郛城县天锡折狱	(127)

-
- 第十一回 张窥智稳蔡太师
宋江议取沂州府…………… (137)
- 第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乐村
刘广败走龙门厂…………… (147)
- 第十三回 云天彪大破青云兵
陈希真夜奔猿臂寨…………… (160)
- 第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174)
- 第十五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 (191)
- 第十六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 (204)
- 第十七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 (219)
- 第十八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 (231)
- 第十九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245)
- 第二十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260)
- 第二十一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273)
- 第二十二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287)
- 第二十三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300)
- 第二十四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313)

第二十五回	陈道子练钟擒臣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325)
第二十六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340)
第二十七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351)
第二十八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	(363)
第二十九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376)
第三十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缓.....	(386)
第三十一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397)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407)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419)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430)

荡寇志 上

清朝·俞万春 著



楔 子

这一部书名唤作《荡寇志》，看官你道这书为何而作？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甚么说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此等书若容他存留人间，成何事体！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况梦中既受囿于真灵，灯下更难已于笔墨。看官须知：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前水浒传》，与《后水浒》绝无交涉也。

本章已明，请看正传。

第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话说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当夜做了一场凶梦，梦见长入嵇康手执一张弓，把一百单八个好汉都在草地尽数处决，不留一个。惊出一身大汗，醒转来微微闪开眼，只见“天下太平”四个青字，心头兀自把不住的跳。想道：“明明清清是真，却怎么是梦？”披衣坐起，看桌子上那盏残灯半明不灭，便去剔亮了灯。再看那四壁静悄悄地，只听得方才那片哭声还在耳边，真个不远。

卢俊义大疑，道：“怕他真有此事！”跳下床来，走到房门边细听。越听越近越不错：只在房门外天井里，哭得好不悲伤。卢俊义大怒道：“着鬼么，我此刻还怕他是梦！”便去床上拔了腰刀，右手提着，左手去拔了门闩，拽开房门，大踏步赶出天井里看时，只见满庭露气，残月在天，那片哭声兀自在青草里。卢俊义直赶到外边一看，吓，原来是青草堆里许多秋虫，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乱鸣乱叫。卢俊义看了一转，走进房来，把房门仍旧关上，把腰刀插好了，坐在那把椅子上。灯光下想将起来，好不凄惶，叹口气道：“再不道我卢俊义今年三十三岁，却在这里做强盗。梦虽是假，若只管如此下去，这般景象难保不来。招安不知在何日，可恨那班贪官污吏闪到我这般地位！今日如果做得成，亦未尝不妙。”听那谯楼更次，已是四鼓一点。又想了一回，只得上床去睡。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听着更鼓，渐渐五点。

正要睡去，忽听外面人声热闹。卢俊义听了半歇，愈加惊疑，正要起身去看，房门外一派脚步声已赶到房门前，乱敲乱叫道：

“卢头领快起来！”卢俊义吃了一惊，跳下床来，忙问：“甚事？”外面两三个人应道：“头领快来，不好了！”卢俊义大惊，一面开门一面问道：“甚么事不好？”那四个外护头目道：“忠义堂上火起了，正烧着哩！”卢俊义听说是火起，倒反放了心，随那几个头目赶到忠义堂前。只见蒸天价的通红，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已被大火卷去，连旗竿都烧了。宋江同许多头领立在火光里，督押火兵军汉各执救火器具，乱哄哄的扑救。

那火那里一时救得灭？只见哗剥爆响，黑烟红焰，火片火鸦，翻翻滚滚的只顾往天上卷去。西风又大，烈焰障天，残月曙星都无颜色。那些水龙水箭横空乱射，好似与他浇油；满地下的水淋得像河里一般，那火总不肯熄。只见公孙胜打散头发，仗剑喷水，驱那力士天丁就掇泊里的水来泼。虽有几处乌云肯拢来，怎当得火势甚盛，反把乌云冲散，落下来的没得几点，全不济事。公孙胜只顾踏罡步斗，诵咒催逼，直到天色大明，火势已衰，那乌云方得盖紧，大雨滂沱，泼灭了余火。及至太阳出来，忠义堂已变了一片瓦砾白地，那两边的房屋，也不免延烧了几处。

众军汉把一切器具及各头领的箱笼什物，仍搬归原处。宋江到后面厅上座落，大怒，叫把忠义堂上本夜值宿的两个头目、三十个军汉一齐拿交铁面孔目裴宣，严讯因何失火，立等回报。山前山后各处头领已自得知火起，不敢擅离职守，都差人来禀安。少刻，裴宣亲来禀覆：“严讯两个头目，都供称四鼓时候看见一个人，身子甚长，手执着一张弓走上忠义堂来。众人喝问，那人并不答应。上前去捉他，却不见了。正骇异间，不知怎的却火起。又研讯众人，都这般说，只有几个睡着的说不知情。”卢俊义在旁边听得，心中大惊。众头领也都骇然。

只见宋江道：“这厮们眼见是不当心，不知薰蚊烟、煮饮食走了这火，却将这荒唐话来支吾！竟照我们定的条律，凡失火烧毁忠义堂、忠义堂上房，及军营内烧毁中军帐房不及令旗、令箭、兵

符、印信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律，斩立决。”说罢，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拔下来掷去，就叫裴宣典刑。卢俊义忙上前止住道：“哥哥容禀：这事委实蹊跷。小弟四鼓之时也得一梦，梦见一个长人执弓到忠义堂，醒来便已火起。正与头目、军汉们的口供相符，恐真有别情。”宋江笑道：“兄弟，这班男女你救他则甚！我若赏罚不明，何以令众。”遂不听卢俊义的话，催裴宣斩讫报来。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来，走出去。只听得辕门外炮响，须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颗首级献于阶下。

裴宣缴令毕，宋江吩咐将首级去号令了，对众头领道：“皆因我宋江一个人做下了罪孽，平日不忠不孝，以致上天降这火灾示警。倘我再不改，还望众弟兄匡救我。”众头领道：“兄长过谦。”吴用道：“那日识天书的何道士在山上时，曾对小可说起。他说深明堪舆相地之术，说这梁山本是廉贞火体，那忠义堂紧对山前南旺营，门壁朱红的，又是甚么祝融排衙，今年七月尽防有火灾。小可以为无稽之谈，不放在心。今日果应其言，何不再叫他来问一声？”宋江道：“军师何不早讲。”便差人赍带银两去聘请何道士。这里山前山后众头领差来禀安问候的，络绎不绝。宋江也辞了众人，去上房里禀了太公的安。

不两日，何道士请到。宋江请他进来，见礼毕，赐坐。宋江问起忠义堂将要动工，却如何起造。何道士道：“小道前日在此曾对吴军师说起，七月大火西流之时，忠义堂必有火灾，今日果应。将来造时，不可正出午向，须略偏亥山已向兼壬丙三分，大利。四面都用厂轩，露出天日，比旧时低下三尺六寸。门壁不可用红，即使仪制如此，也须带紫黑色，不可全红。‘忠义堂’三字旧用全红金字，今须绿地黑字。如此起造，不但永无凶咎，而且包得山寨万年兴旺。”宋江大喜，便邀何道士同一千头领到那忠义堂屋基地上，那瓦砾已自打扫干净。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罗经，打了向桩，另画了四至八道的界限。

都毕，宋江设筵款待。宋江闲问道：“山下近来有甚新闻否？”道士道：“别的没有，只有近来一个童谣，不知怎解。”便说那童谣道：“‘山东纵横三十六，天上下来三十六。两边三十六，狠斗厮相扑。待到东京面圣君，却是八月三十六。’人都解他不出。”宋江笑道：“‘东京面圣君’，明明是应我们将来受招安之意。”吴用道：“谣里之言共四个三十六，那三个正应我们现在一百八人之数，还有一个想是未来的弟兄之数。”宋江便邀何道士入伙，道士道：“深蒙头领雅爱，只是小道有个老娘染患疯瘫之症，不能起床，受不得惊恐。先父歿了多年，兀自未曾入土。更加家兄出仕在外，恐连累他。”宋江道：“既如此说，待令堂归天之后，邀令兄同来聚义。”何道士欣然应了。宋江将金帛谢了道士，便叫道士一发择个吉日兴工。那道士把左手五个指头掐了一回，选就了一个黄道吉日。当日，宋江着人送道士下山，便叫青眼虎李云采办木料砖石等物，依吉日动工起造。直到十二月，方才落成，依旧金碧辉煌，焕然一新，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忠义堂两边，又造了两座招贤堂，凡有已后入伙，在一百八人之外者，便都在招贤堂上依先后入门排坐位。众头领连日庆贺欢饮。

那梁山泊一百八人，自依天星序位之后，日日兴旺，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拒敌官军，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至五年二月，渐啸聚到四十五六万人。连次分投下山，打破了定陶县；又渡过魏河，破了濮州；又攻破了南旺营、嘉祥县；又渡过汶水，破了兖州府、济宁州、汶上县。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阳谷县。各处仓库钱粮都打劫一空，抢掳子女头口不计其数，都搬回梁山泊。吴用又劝宋江说：“孤山恐难久守，择平地州县有形势之处，把据几处不妨。”宋江便教豹子头林冲带领赤发鬼刘唐、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操刀鬼曹正，带八万人马，镇守濮州；双鞭呼延灼带领天目将彭玘、百胜将韩滔、圣水将军单廷珪、神火将军魏定国、活阎婆

王定六，险道神郁保四，带九万人马，镇守嘉祥县，兼管南旺营。其南旺营，便是单廷珪、魏定国带领王定六、郁保四驻扎。八字大开，向着东京，各处的官军那里敌得过。

四方的亡命强徒，流水般的归附梁山。看官数与你听：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江南冷艳山、直隶盐山、青州府管下清真山，那几处的强徒都倚仗着梁山作主，年年进纳供奉。别处且不题，单题那盐山上四个为头的最利害。一个叫做金毛狮施威，本是个私商头脑，因醉后强奸他嫂子，他哥哥叫人拿他，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了，逃来落草；一个叫做毒火龙杨烈；一个叫做截命将军邓天保；一个叫做铁枪王大寿。四个都是狼躯虎背的好汉，擎山倒海的英雄，同心合意，统着四五千喽啰，据着盐山。梁山泊的党羽，此一处最强。

那时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梁山上宋江、吴用正同众头领商议大事，忽报上来说：“直隶盐山有公文到，差体己人在此。”宋江唤入。那人进来叩首毕，递上公文。拆开看时，上面说：“东京蔡京因大寨破了大名府，擗掇赵头儿起二十万大兵，要来侵伐大寨。隆冬不便兴兵，今年春暖，官家日日操演人马，不日就要起兵。”宋江道：“我们早知道了，正在此要差人去探听备细。”那来人又呈上一封信，上写着施威等于正月间攻打南皮县，吃沧州、东光两个兵马都监，一个是邓宗弼，一个是辛从忠，引兵杀败，“我兵即忙退回。叵耐那两个都监，引二千多官兵逼到盐山。我军连战不利，乞大寨救援。”宋江、吴用都吃一惊。

宋江叫那来人且退，同吴用商量道：“施威等已归附我们，为我们的辅佐，不能不去救他；东京又来，怎好？”吴用道：“那怕东京二十万来，对付得他，只不知是何人为将。施威受困，如何不去救？就差美髯公朱全、插翅虎雷横带一千兵马，明日就动身。东京之事，差戴院长带一个伴当去打探备细。”只见徐宁说道：“小弟在东京有个至交朋友，姓范，名天喜，现在蔡京府里做旗牌。

小弟修一封信去劝他入伙，戴院长就在他那里好居住。”小霸王周通道：“说起范天喜，我在东京时也认识他，我便同戴院长去。”宋江大喜，便教徐宁快修起书来。吴用道：“不必请他上山，就教他在东京。戴院长来往好在他家歇脚，这里财帛照股分与他。”

到了次日，朱全、雷横点齐人马正要起身，忽报盐山又有紧急公文到来。宋江取来拆看，上写着：“邓宗弼用埋伏计，施头领遭擒，共伤了八百多人。求大寨速发救兵！”宋江、吴用都大惊。宋江便要亲自去救。吴用道：“哥哥岂可轻动。”便传令教再添霹雳火秦明、急先锋索超二位头领，再加一千人马，一同速去。李逵也要去，吴用道：“东京兵马便来，正有用你处。”止住了他。又叫戴宗、周通亦同往：“如无大事，便往东京；倘有缓急，速来通报。”

六位头领一齐辞了宋江，带领二千人马，星夜飞奔盐山，一路秋毫无犯。不日到了盐山，邓天保、王大寿下山来迎。六个头领见那二人同喽啰都挂着孝服，连忙惊问，方知毒火龙杨烈前日上阵，中了辛从忠的飞标阵亡，只夺得没头的尸首回来。秦明听罢，大怒道：“我们都不要上山，就去厮并他，倒要看怎样一个邓宗弼、辛从忠！”索超也要去。朱全劝道：“孩儿们辛苦了。”雷横道：“天色已晚，何争一夜。”邓、王二人俱劝道：“诸位鞍马劳顿，且请少歇。”都一齐上山。邓、王二人吩咐杀牛宰马，与众人接风，犒赏三军。那杨烈的尸身已用香木刻了头颅，盛殓好了。秦明动问邓宗弼、辛从忠二人的形状，邓天保道：“那两个都是北京保定人。那邓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使两口雌雄剑，各长五尺余；那辛从忠使丈八蛇矛，身長八尺。”王大寿道：“那辛从忠一手好飞标，杨二哥正被他伤。”秦明、索超听了，恨不得天就亮。吃饱酒饭，气忿忿的都去睡了。

一早起来，众好汉吃些饮食，只留戴、周二人守寨，其余六筹好汉点起了喽啰，到官军营前挑战。邓宗弼、辛从忠正领了人马

要来厮杀，恰好两阵对圆。邓、辛二位英雄，威风凛凛上马阵前。那邓宗弼头戴乌金盔，身穿铁铠，面如獬豸，双目有紫棱，开阖闪闪如电，虎须倒竖，腕下挂着霜刀雌雄剑，座下惯战嘶风良马；那辛从忠面如冠玉，剑眉虎口，赤铜盔，锁子甲，骑一匹五花马，手挺丈八蛇矛，腰悬豹皮标囊。两个英雄立在阵上，分明是两位天神，一齐大叫道：“杀不尽的草寇快出来！”那边秦明脑门气破，不待布阵完，飞马先出，大叫：“认得霹雳火秦明么！”邓宗弼大骂道：“背君贼子，还在人间！”秦明大怒，直取邓宗弼，宗弼舞剑敌住，索超亦拍马上来夹攻，辛从忠出马来迎。两边阵上战鼓齐鸣，喊声大振，朱仝、雷横、邓天保、王大寿一齐都出。只见邓宗弼剑光落处把秦明的马头砍落，秦明掀下地来，幸亏朱仝马到救了回去。五个好汉攒那两个英雄。秦明飞路回阵，换了马重复出来。正酣战间，忽然天色变了，风雷大起，骤雨、雹子一齐下来，两边只得收了兵。

到晚来风雨甚大，一连三日不止。邓宗弼与辛从忠商量道：“我兵粮草将完，这雨看来一二日不能止，器械都湿透。他那厮又来了帮手，不如权且收兵。”从忠道：“他来追怎好？”宗弼道：“我已安排下了。”都依计而行，把施威的槛车钉坚固了，用木桶盛了杨烈的首级，连夜冒雨退兵。去了四日，秦明等方哨探得是个空营，悬羊击鼓，虚插旌旗。众好汉要追赶，探得已是去远。众好汉都望西痛哭而回。

秦明、朱仝道：“这厮必把施大哥解赴东京，这里去劫，路又不便。叫戴宗、周通速去东京托范天喜，万一有门路救得，亦未可定。”戴、周二入忙作起神行法来，冒雨而去。秦明等一面申报梁山，恐官兵再来。又住了几日，天已晴明，恰好梁山上探问信息。秦明先发文书禀覆，对邓、王二人道：“待回大寨与公明哥哥、吴军师商量，替二位头领报仇。”却同了索超、朱、雷等带了本部兵马，快快而回。

却说邓、辛二将亲自断后，将施威正身、杨烈首级直解到景州来。天色晴正。景州太守大喜，一面详报冀州留守司，一面加派得力将弁，多添军健，一同解到冀州。邓、辛二将把本部人马都安顿本营，自己带了随身兵役将弁，一路小心解去。冀州留守司听说拿了施威、斩了杨烈，大喜，亲出郊外迎接。邓、辛二人忙下马施礼，随着留守司进城。看的人无千无万，都说道：“害人强贼，今番吃拿了。这厮一身横肉，正好喂猪狗！”施威在槛车内骂道：“待老子二十年后，再来收拾你们！”又看了邓、辛二人道：“这两位将军好了得。”留守司与他们把了下马杯，簪了花。邓、辛二将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并首级五百余颗，都一发献上。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里，对邓、辛二将道：“二位将军战阵辛苦。本司这里先申奏朝廷，从优保举。贼犯我自拨干员解到东京去，二位将军回营候旨。”二将谢了，自回沧州、东光去。留守司传令把那二百多喽啰分绑各城门，尽行斩首；并那五百余颗首级，都去号令。把那施威取出来，并那杨烈的首级，俱派上等将校，多带官兵，解去东京。一面又檄各路营汛防护，那个敢来抢夺。一面写了奏章，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

那日天子正同枢密院、兵部商议征讨梁山的庙算，接到冀州留守司这道本章，龙颜大悦，也不交兵部议奏，自提御笔，降旨升授邓宗弼为天津府总管、辛从忠为武定府总管，就着来京引见，部下将弁照例升赏。官兵有功者擢升，死伤者轸恤，其余都赏钱粮三个月。又赏二将白银各一千两、玉带各一围，冀州留守司、景州太守亦各加恩。又谕众臣道：“武将擒斩盗贼，本不为十分奇异。朕特念方当大阅发兵之际，此二将却深慰朕意，不能不破格鼓励，非朕滥恩也。”便传旨将杨烈首级号令，施威交兵、刑二部审讯了，押去市曹凌迟处死。那时戴宗、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知道这事，大家只叫得苦，那里去寻门路救他。只得同范天喜商量，偷得些残骨碎肉瘞埋了。

戴宗、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听：“几时兴兵，将帅是那几个？早早付回信。弟等要回去了，公明哥哥十分盼望。”天喜道：“里面机密得紧，实无处打听。据蔡京的意思，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么。明日是蔡京代天检阅的日子，我和二位打扮了混进御教场探听，或者得他些口风。明日却不是我的班期，没公事缠障，再借两面腰牌与二位。”次日一早，范天喜叫戴、周二二人一同公人打扮，带了腰牌，出了神武门，到御教场来。将近教场，只见许多披甲顶盔的已是纷纷走动。到得教场偏门首，把门的见他们是做公的，验了腰牌，都放了进去。范天喜低声对二人道：“若是官家亲来，我们却不能进来。”

三人到里面看时，只见那御教场十里正方，周围四十里，开方一百里，团团红墙围着。演武厅乃是九间大殿，朱门黄瓦，面前华表石兽，文石龙墀，都有朱红栅栏护着。左首将台下竖着一枝冲霄拔地的黄漆旗竿，上有一面杏黄旗；又一枝红旗竿，比那黄的短得一半，上有一面红旗，大大书着一个“帅”字：都随风荡漾。台上许多军官，全装盔甲，立着看守。那架子上许多鲜明杂色令旗，又有乐器金鼓。台上如意顶帐篷内端坐着掌旗鼓的兵部尚书，旁边无数人伺候着，中间一条黄土甬道从龙墀起，望过去杳杳茫茫的，直接到照墙边。照墙上好似彩画着五云捧日。那时太阳离地，晓雾尽散，教场里静荡荡的，存着那二十万大军，毫不挨挤。只见那些军官兵丁都全装着，却不归队伍，也有立的，也有走来走去的，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纷纷乱乱。那些战马都背着鞍辔，散放着地下啃青。那些大纛旗帜，却都归队伍按方位齐齐整整的插在地下。又只见密密层层，成千成万，无数的帐房，一带一带的鱼鳞也似比着。说不尽那旌旗耀日，剑戟如林。范天喜要引着二人到上面丹墀上去看，关防得紧，那里敢上去，止好在那外边各处探看。

正看时，只见远远地照墙脚边一骑马飞上来，须臾到教场中